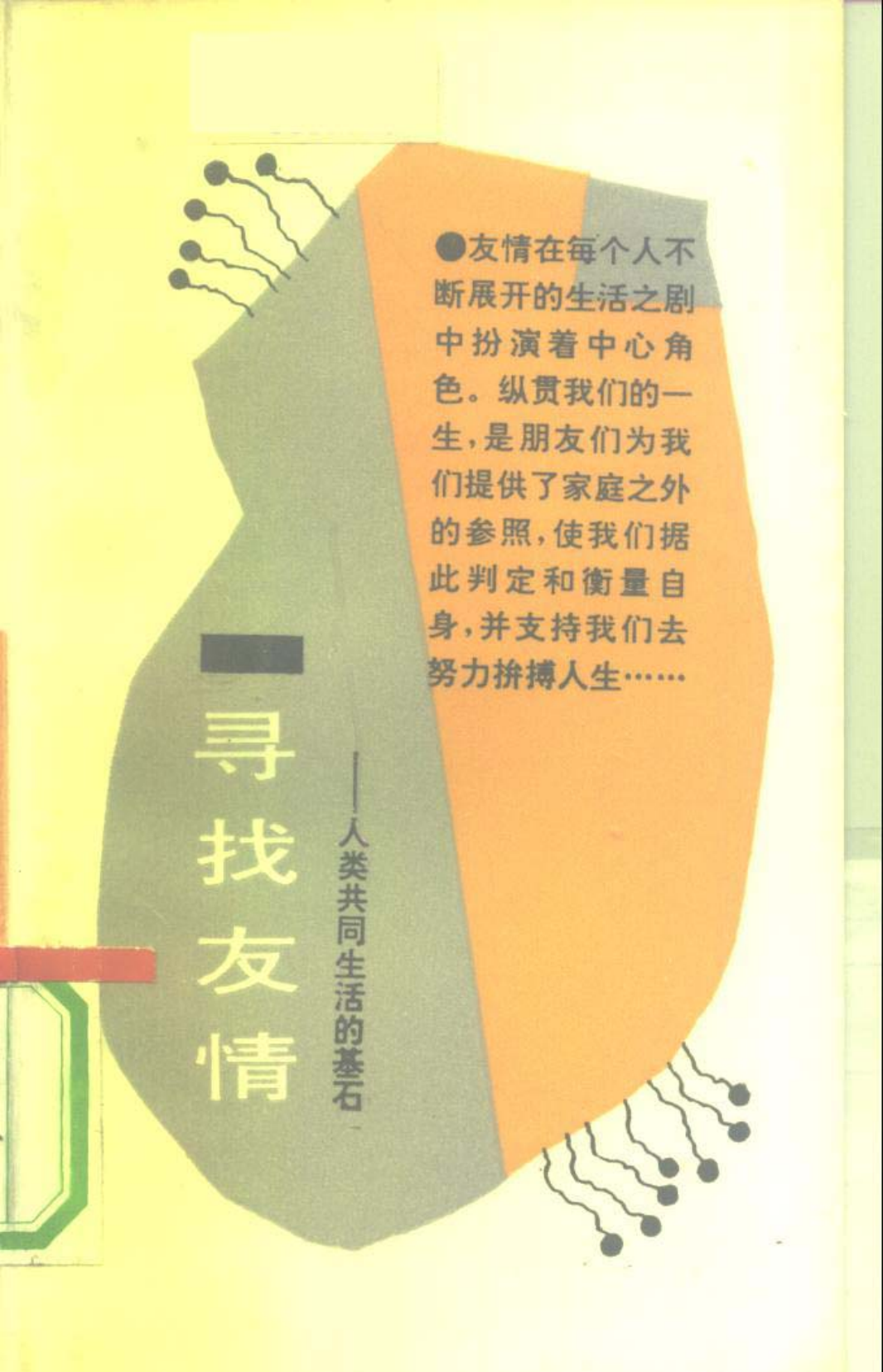




●友情在每个人不断展开的生活之剧中扮演着中心角色。纵贯我们的一生，是朋友们为我们提供了家庭之外的参照，使我们据此判定和衡量自身，并支持我们去努力拚搏人生……

寻找友情

——人类共同生活的基石

• 日常生活心理学丛书 •

寻找友情

——人类共同生活的基石

〔美〕莉兰·罗宾 著

王小章 周江平 肖福堂 译

知 识 出 版 社

北京·1990

日常生活心理学丛书

寻 找 友 情

王小章 周江平 肖福堂 译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7.875 字数137 千字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7-5015 0467-9/B·45

定价：3.25 元

内 容 简 介

婚姻关系、亲子关系等等已经消蚀了许多精神分析学家、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的笔墨,但专门讨论友情的著作似乎还未多见。朋友这种在人们日常社会生活中司空见惯的重要的人际关系,一直受到学者们不公正的冷遇。而本书作者却慧眼独具,经过几年不懈的研究,访问会晤了300多位年龄自25岁至55岁不等的男男女女,从而以翔实丰富的材料、细腻冷静的笔触,为读者奉献了这本以友情为主题的著作。

本书共分10章,内容几乎涵盖了与友情有关的一切领域,分析说明了友情和家庭、婚姻、恋情等等之间的关系。作者凭藉着深邃的洞察和动人的细节,为我们描绘了我们这个时代中与友情相关连的生活事件与过程,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及其与他人的关系。

前 言

人们所面对的世界，是一个变幻莫测、丰富多彩的世界；人们所处的社会，是一个纷繁复杂、生机勃勃的社会。我们每个人每天生活在其中，与各式各样的人和事发生联系，各自品味着不同的生活感受：有喜、有悲，有欢乐、有忧伤，有顺畅、有曲折，幸福与痛苦交织，明晰与困惑并存。人人都希望自己的日常生活美满、如意，都不希望有欠缺、烦恼。为此而把目光投注于科学，也有的去祈求上帝、神灵的保佑。对于后者，当然不会有丝毫的益助，唯有科学才有可能真正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愿望。在这方面，一门十分年青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科学——社会心理学正愈来愈大地发挥着它特有的功能。这是由于这门科学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知道，人们的日常生活，是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方面，而作为生活主体的人，既是有着生理和心理活动的生命个体，每个人同时又是在一定的社会中生活的，因此人的心理活动也不不具有社会性。以研究人们的社会心理活动为己任的社会心理学，无疑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其研究成果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

有效地帮助人们解决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许多问题。正是为了满足人们追求美好的日常生活的热望，我们编辑了一套以社会心理学知识解答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心理问题的通俗性丛书，以便于广大读者掌握一门驾驭日常生活的心理技术。

这套书总名为《日常生活心理学丛书》，共12本，内容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有关于夫妻、母子、父女、朋友等关系中的心理问题及其调适方法；有关于如何在当今社会激烈的竞争中，或在与他人包括领导、下级、同事等人际交往中应付裕如的心理技术；有能使小孩显得更加活泼可爱，使成年男女增辉添色、更具魅力，使老年人重唤青春光彩的打扮技巧；有对走向现代化社会进程中的中国人种种心理问题的全景式曝光，也有对长期困扰人们的迷信、谎言等现象的心理透视。对于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心理问题、心理障碍，本丛书并不仅仅限于诊断，同时也提供了有效的治疗方法和技巧。如：不用仪器、无需药物的催眠术，或通过笑的心理疗法来解除烦恼、忧愁等等。

本丛书没有冗长的篇幅（每本书一般都在10万字左右），没有深奥的哲理，没有晦涩难懂的概念。通过作者及编译者的努力，已经尽可能地把社会心理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知识转换成为通俗易懂的语言，所举的例子大多是你亲身经历过或在你身边发生的事。阅读本丛书，应当说是一件轻松、惬意的事。工作之余或旅行途中，都可以拿出其中的一本

随意翻阅，相信它对你的日常生活会有所裨益。

坦率地说，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本丛书无论在总体设计上，或者书稿内容本身，总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我们诚恳地欢迎广大读者提出批评。

本丛书得以问世，是众多著译者、编辑及出版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首先要感谢各位作者、译者，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劳作，才使我们关于这套丛书的设想变为现实；我们由衷地感谢吴尚之、滕振微、朱建毅这三位责任编辑，他们是在担负着大部头工具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这一繁重的编辑任务的状况下，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从事本丛书的文稿编辑加工工作的，尤其是吴尚之同志还协助我们做了不少主编方面的工作。承担封面设计的专家张慈中及胡杰同志，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部的徐崇星、社科一部负责人钟国豪、龚莉，以及严峻、刘芳等同志，对本丛书的编辑出版都给了不少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宋明志 谢曙光

一九九二年二月

译者前言

本书作者说：“朋友提供了家庭之外的自我衡量和判断的参照，帮助我们顺利安然地度过了分离和个体化的阶段，支持我们适应新的角色和规范，抚慰我们的创伤，弥补我们生活中其他关系的不足，提供我们自我某些方面发展的场所和支持……”可是，直到今天，分析、阐述家庭、婚姻、爱情等等关系的著作已比比皆是，而对于这种在我们一生的发展中同样起着十分重要的、其他关系所无法代替的友情的专门研究，在我国却一直没有见到，我们觉得，这实在是一个不应该的疏漏。正是基于此种感觉，我们才动手翻译了这本著作。诚然，不同国家、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人们对友情的理解具有很大的差异（当然也不乏共同之处）。中国人心目中的朋友，与美国人所理解的朋友概念，无疑会有很大的出入。这一点，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肯定能明显地感受到。我们认为，对于一个开放的国度和开放的民族来说，尤其是在我们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人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尽可能多地认识和了解对方包括朋友、友情在内的文化现象，应当说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这正是我们向读者推荐此书的用意之一。

本书作者莉兰·罗宾(Lillian B. Rubin)是美国

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作家和心理治疗专家。她的作品向以行文的流畅明快、描述分析具有女性特有的细腻而深受欢迎。此书是她 1986 年出版的近作,原名《仅仅是朋友》(Just Friends), 意谓朋友关系与有法律保护和仪式肯定的血缘婚姻等关系不同,它在人们心目中只是一种无足轻重的私人关系。但看完全书即可知道,作者自己对友情的态度和一般那种轻描淡写的态度是多么不同。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王小章(第一、二、三、四、五章)、周江平(第六、七、九、十章)、肖福堂(第八章)。考虑到国内读者的习惯,我们在极个别的地方作了删节,并在每章开头加了一段内容提要。全书由乐国安先生统校定稿。

由于译者水平所限,再加译时仓促,误译、错译之处在所难免,祈请读者不吝指正。

译 者

1990.3. 天津

目 录

译者前言	(1)
第一章 被忽略的关系	(1)
第二章 亲属与友情	(19)
第三章 几多朋友,几多自我	(42)
第四章 男人·女人和朋友 ——我们之间的差异	(72)
第五章 理解我们的差异	(98)
第六章 从单身到结婚再回到单身 ——崎岖不平的友情之路	(131)
第七章 婚姻和友情	(161)
第八章 男女交友——身心与情感	(179)
第九章 最要好的朋友	(211)
第十章 可能性	(231)

第一章

被忽略的关系

本章提示 友情不同于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情，也不同于夫妇之间的爱情。在我们这个社会，没有公开的仪式肯定和标明一种友情的开始和终结，没有正式的规定规定友人间的责任和义务，甚至没有一个语言概念来准确地说明各种性质不同的友情。友情被认为是纯粹个人的关系，而即使个人，对自己的友情也通常把握不定。友情是一种被严重忽略的关系，但是，被忽略就意味着它不重要、就意味着它对你的生活不起重大作用么？

这是1983年8月21日，有一位年轻人就要举行婚礼。由于他母亲是我最好的朋友，因而，我几乎是看着他长大的。

旧金山夏日的天气通常总是雾气迷濛、灰旧阴凉，但这一天却格外的温暖晴朗。不过，我却没有去注意欣赏这明媚的天气。一路上，我先是思考婚礼的事情，后来，对于友情的思索又占据了我的脑海。当车行驶到城市的山岭地带时，我正在想着这几年

来我所进行的有关友情这个题目的数百次谈话，正在想着我自己和这个年轻人及他的家庭的友情。

多年来，我和他母亲巴巴拉一直情同姐妹，甚至比多数姐妹还要亲密。我们互知各自日常生活中时时发生的凡务琐事的一切细节，无论这些事情是痛苦烦恼还是幸福愉快。有时，我们也会闹别扭，但那只不过是一时意气，往往不久即重归于好。我们谁也不能忍受彼此之间彻底的决裂。

我们之间这种深切的友情也波及我们两个家庭。她的丈夫和孩子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我的丈夫和孩子也占据着她生活中一个非同一般的位置。我带她的孩子们出去吃饭、耐心地倾听他们遇到的困难，调解他们作为年轻人和父母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而她和我女儿也会仅仅因为彼此很久未谋面了而从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去共进午餐。

被邀请参加婚礼的有 150 人，包括家庭成员、朋友，以及新郎、新娘和他们父母的熟人、同事。通常，在这样的仪式中，除了那些同新婚夫妇呆在一起的朋友之外，家庭成员和其他人之间，不管他们是亲密的朋友还是一般的熟人，往往被明显地分开：家庭成员有专门的席位，接近司仪神父，仪式中还有专门为他们安排的一小部分节目。社会约定俗成的规范接受并期待以这样的方式肯定家庭成员之间那种独特的、休戚与共的关系，并与其他关系区分开来。

有时，这样的仪式中所特别重视的关系确实非

常密切，因而，如果把它们摒弃冷落一旁的话，无异于是否定它们的重要意义。但与此相反的情况并不少见。可我们平时就是没有问一下这已成惯例的安排是否合理，没有想一想我们为什么会屈从于它，没有严肃认真地思索一下有没有什么可以用来代替它。而一旦我们这样做了，我们马上就会感到罪过和困惑，生怕自己违反了某种根本的、原初的规约。事实上，家庭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很少接触，并可能互不喜欢，但在婚礼、葬礼这样的仪式上，他们却总被安排共同坐在家庭席位上。

当然，在我朋友的家庭中并不存在紧张的关系。她和她唯一的姐姐感情很好；哈丽特姨妈也深受外甥的爱戴。因此，在婚礼上安排她以这样尊荣显要的位置显得很自然恰当，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和议论。但我却注意起来。我的注意被家庭成员和朋友之间那泾渭分明的界线所吸引。我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我和其他所有在场的朋友、熟人并无区别。

我把自己的观察告诉我丈夫，但他并没有立即看出什么异常，事实上也不存在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难道不都是如此么？”他回答。于是，我又对一位朋友讲我的发现。平时，她对于任何问题都会给出一个清晰明了的回答，但此时，她只是茫然地盯着我，显然不知究竟该说什么，只是礼貌地应付着：“唔，是的，是的，我知道。”这一切都使我深深意识到这种行为方式是多么深入人心，人们几乎都毫无质疑、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种把朋友和亲属分开、给

血缘关系以优先地位、“疏不间亲”的习俗和规范。

我曾自问是否仅仅是在嫉妒哈丽特。我耐心地告诉自己这里并不存在什么重大的社会问题，仅仅是我自己受到了刺伤，因为在这公开场合，我和巴巴拉之间深挚的友情依然只能是私下的默契，倒是哈丽特成了中心人物，而我却遭到了冷落。或许事情确实是这样。但问题在于，如果我和哈丽特交换一下位置，她会不会感到嫉妒？我想答案是肯定的！但对于她的这种情感，我们当中又有谁会加以漠视呢，就象漠视我的情感那样？我想我肯定不会，因为我能理解。同样，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也都不会。

约一周后，我和巴巴拉一起进餐。自那次婚礼后，我们之间通过电话，但会面这是第一次。我们又谈论起它来，交换各自对婚礼上的人们和事情的印象。我也以谨慎的话语告诉她自己发现在这类场合中对待朋友和亲属是多么不同。尽管我努力使自己的话听起来客观，并竭力使谈话成为对“这类场合”的一般性的讨论，但她却直指事情的核心：“没有其他的吗？我猜想你大概对哈丽特的角色有什么想法。”

我稍稍轻松了一下：她也知道这里不太对味，但我依然感到刺痛。既然她知道，为什么事情的发生就如同她根本没有想过这事一样呢？有关婚礼的各种问题在婚礼正式举行前几个月她就跟我讨论商量过。为什么唯独没有听她谈起过这件事呢？

怀着这些交织在一起的问题，我说：“并不完全这样。事实上，如果我不是正在考虑一本有关友情

的书的话，我想我也不会注意到这些。”我显然是为自己留余地。但她坚持说：“但你确实注意到了，而且显然对此有想法。”我只好勉强让步，又问：“谁作出这一选择的，你还是布莱德？”“我。”她毫不犹豫地说了。接着她把一个手伸过桌子放在我身上：“我知道你肯定会有想法，但我又能怎么办呢？她是我姐姐呀！”

还有什么可说呢？

友情在我们社会中被严格地限定在私人领域。没有社会的礼仪、没有公开的仪式来褒扬或肯定任何一种友情，从最密切的到最疏远的，甚至没有一种语言形式来对正式的、非个人的关系和非正式的、个人的关系加以区分。

当然，并非所有地方都是如此。在某些西方文化中就有仪式来标明友情的进展，并赋予公开的合法性和形式。例如，在德国就有一种名为 Duzen 的小型仪式。在这种仪式中，两个朋友按要求各执一杯葡萄酒或啤酒，交叉手臂以互相贴近，立誓永远相亲相敬如兄弟，然后将杯中酒一饮而尽。通过这样一种仪式，他们俩人便正式从一种一般的关系进入了一种深切的关系之中，并获得了社会的承认。^①

① 在许多非西方社会中，不仅有更周详的仪式以巩固、肯定两个人之间的友情，而且还规定彼此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例如在喀麦隆的斑格注有一种极似缔婚的风俗，父母通常给孩子找一个最要好的朋友，从此，他们就要终生互相承担责任和义务。关于那些重视朋友价值的非西方文化中的有关友情的仪式及义务，可进一步参阅布莱等 1976 年的研究。

但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既没有任何明显标志说明一种友情的开始，也没有任何界线表示它的结束。血缘关系通常结束于死亡——清楚明白、毫不暧昧。但友情通常却只是悄无声息地消失或褪色。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开始也清晰明白：婴儿诞生便有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叔叔、阿姨等等。同样地，婚姻关系的开始和终结也毫无暧昧之处：开始于婚礼、结束于死亡或离婚。但对我们来说：友情则是“非事件性”(nonevent)的，只是一种不知不觉的“变成”的关系，它发生、发展、衰退、结束，但没有任何仪式证明它的存在。

我们的语言也没有为区分各种不同的友情提供多少可能。“朋友”一词通常用得非常宽泛，疏远和亲近的各种关系都可用它来指称。与此恰成对照的是用来描绘亲属关系的语汇却是丰富多采。诸如“母亲”、“父亲”、“叔父”、“姑母”、“堂兄”、“表妹”等等词语都相当具体、精确地说明了一个人在家属圈子中的某个独特位置。无论是血亲关系还是姻亲关系，都各有自己的独特称谓。这里没有任何模糊，丈夫妻子、兄弟姐妹、孩子父母、岳母公婆、姐夫妹丈，一切都清清楚楚、有条不紊。我们也知道从这些关系中去期待什么，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能清楚地理解并接受亲属关系的规范和界限。但是，对于友情却不是这样。

如果说，我们这个社会的文化对于友情的界定是如此笼统、暧昧、模糊的话，那么，下面的例子则又

证明了人们甚至对于自己的友情有时也把握不定。我曾和一个 32 岁的男人交谈过，他以轻松且不容置疑的口气谈论他的“15 或 20 个”亲密的朋友。无论我怎样探究或激惹，无论我怎样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提问，他都给予“正确”的回答。“是的，我可以和他们交谈任何事情，不论有任何困难。”“是的，不论任何麻烦，我都可求助于他们。”他还说，对他来说，“相互信任、相互帮助”是友情的核心的、决定性的品质。于是我问：“你能肯定在任何情况下，你的那 20 或 15 位朋友都是可信赖、可求助的吗？”“那当然。”他肯定地回答。

“那你有没有最要好的朋友？”我又问，对每个人我都提这个问题。“当然有，我与他自高中时就认识。”“那你们多长时间见一次面？”这回他回答得没有这么快，而是迟疑了一会儿：“哦，事实上，自他 10 年前迁居东部以后，我们就没有再晤过面。”“那你们怎样保持联系呢？通过电话吗？”这次他更吱吱唔唔：“嗯，嗯，事实上，你知道，我们并没有，并不真正……反正，自他离开后我们大概通过一、二次电话吧。”“那究竟是什么使他成为你最好的朋友的呢？”我穷追不舍，尽管自己也越来越感到难堪。“那就是信任，就象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我知道我可以完全地交托给他。”“把什么完全交托给他呢？”“把我需要的一切。我可以在风雪交加或夜深人静的时刻去找他，我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他。”“那他现在具体在哪儿？”我又问。其实我并没有期望得到什么意外的回答。